

满文阿礼嘎礼字母发微

王敌非

(黑龙江大学 满族语言文化研究中心 哈尔滨 150080)

摘要: 满文阿礼嘎礼字母是针对梵文拼写佛经咒语而创造的音译系统。对满文阿礼嘎礼字母的研究不仅方便我们阅读满文佛经文献,同时对清代满语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梵文; 满文; 阿礼嘎礼

中图分类号: H22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7873(2011)02-0005-06

阿礼嘎礼,梵文作 alikāli,是梵文^①元音字母和辅音字母的总称。阿礼嘎礼字母是其他语言针对梵文的音译系统。唐玄奘在翻译佛经时,对一部分梵文词语未进行意译,而是直接采用了音译的方式,后来以此提出了“五种不翻”理论,明确了音译词语的范围。最早记载“五种不翻”理论的是宋代唯心居士周敦义编著的《翻译名义序》^②:

唐玄奘法师论五种不翻。一、秘密故,如陀罗尼;二、含多义故,如薄伽梵具六义;三、此无故,如阎净树;中夏实无此木;四、顺古故,如阿耨菩提,非不可翻,而摩腾以来常存梵音;五、生善故,如般若尊重智慧轻浅。

陀罗尼,梵语 dhāraṇī 之音译,汉译为“咒语”,乃“诸佛秘密心印”^③,需通过反复朗诵才能达到某种神秘效果。据《同文韵统》^④:

夫语言文字,随地不同,欲译而通之,一曰译义,一曰译音。译义者,以此地之语译彼地之语,其语字则异,其义则同,此谓译义者;以此地之字译彼地之字,其字则异,其音则同,此之谓译音者也。译义之用通乎经文,译音之用,宜于咒。

可知,为了准确传达佛经的意义,经文的翻译多采用义译的方式;而咒文“非文义可以强求,是以概不翻

收稿日期: 2010-06-27

作者简介: 王敌非(1982-),男(满族),内蒙古包头人,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满文文献与满语语法研究。

① 传入汉地的佛教文献中与梵文有关的字体主要有悉昙体梵文、兰札体梵文和天城体梵文等。悉昙体梵文约于六世纪定型,南北朝之际传入汉地,以其编纂的佛教文献于唐宋时期最为盛行。天城体梵文是现今最流行的梵文字体,约于十二世纪定型,目前在印度和尼泊尔等国仍普遍使用。天城体在民国时期传入中国,除新制佛教文献外,以其编纂的佛教文献很少。兰札体梵文随藏传佛教传入汉地,于元、明、清时期最为盛行。清代满文佛经文献中的梵文字体多为兰札体梵文。兰札体约定型于11世纪,目前仍通行于尼泊尔地区。

② 周敦义《翻译名义序》,绍兴二十七年(1157)刻本。

③ 爱新觉罗·弘历《御制满汉蒙古西番合璧大藏全咒序》(han i araha manju monggo tanggūt hergen kamciha amba g'anjur nomun i uheri tami),乾隆三十八年(1773)刻本,现藏于北京图书馆、南开大学图书馆和甘肃省图书馆。

④ 《同文韵统》(tung wen yün tung bithe),乾隆十五年(1750)殿刻本,四册,线装,现藏于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和南京市图书馆。

译”因此诸多文种对咒文的翻译均采用音译的方式。另外,经咒梵音是以译者的母语音译梵文,长期流传,语音变化,加之各地方言的影响,读音与梵文原音相距甚远,因此阿礼嘎礼字母的创造势在必行。阿礼嘎礼字母为译音字母,即利用其他语言中与其对应或相近的音,将佛典中梵文的元音和辅音完全拼读出来,以期更接近或复原佛经咒语中的梵文原音。^[1]

满文阿礼嘎礼字母专为拼写梵文读音而创制,系通过借用一部分蒙古文字母完善原有满文字母所缺音韵而直接针对梵文的注音系统。^[2]乾隆十三年(1748),乾隆皇帝谕令和硕庄亲王允禄领衔,章嘉国师胡士克图亲自主持制订了针对佛经咒语中梵文读音的标准注音系统。历时近两年,该套注音系统于乾隆十四年(1750)末创制完成并汇编成书,乾隆皇帝御赐该书名为《同文韵统》。

根据《同文韵统》的记载:

天竺字母五十字,综括宏远,奥义遐深,实持诵之津梁,翻译之肩轮也。五十字母内,有十六音韵字,三十四翻切字。

可知梵文共有五十个字母,其中音韵字即元音字母十六个,翻切字即辅音字母三十四个。显而易见,《同文韵统》将梵文的两个辅助性语音符号认作元音。满文阿礼嘎礼字母为了与梵文字母相对应,共有元音字母十四个、辅助符号二个、辅音字母三十四个,共计五十个。本文以《同文韵统》和《清汉对音字式》^①为据探讨满文阿礼嘎礼字母的字形来源及读音问题。

一、元音字母与辅助符号

梵文的十四个元音字母,长短搭配,在用罗马字母转写过程中习惯在短音基础上加一短横表示长音,分别为 a、ā、i、ī、u、ū、ṛ、ṝ、ḷ、ḹ、e、ai、o 和 au。但是与 e 和 o 相对应的长元音不是 ē 和 ō 而是 ai 和 au。a m̄ (a m̄) 与 a ḥ 是两个辅助性的语音符号。满文共有六个单元音字母,罗马字转写为 a、e、i、o、u 和 ū。从罗马字转写上,满文的六个元音字母在梵文字母中均可对应。然而梵文 ū 为 u 长元音,与满文 ū 无法对应。因此满文原有元音字母中只有五个可以与梵文字母相对应,其余的均需重新创造。

1. a、i、e、o、u

梵文 a、i、o、e 和 u 为短元音,《同文韵统》中梵文 a、i、o 和 u 的汉文对音分别为“阿”、“伊”、“鄂”和“乌”,与《清汉对音字式》中满文 a、i、o、u 的汉文对音相同。由此可知满文阿礼嘎礼字母沿用满文原有元音字母拼读梵文元音字母 a、i、o、u。梵文 e,《同文韵统》中汉文对音作“厄”,《清汉对音字式》中汉文对音作“额”。“厄”与“额”同为零声母字,在《平水韵》中同属入声第十一韵部,二字同音。因此,满文阿礼嘎礼字母以满文原有字母拼读梵文元音字母 e。

2. ā、ī、ai、au、ū

梵文 ā、ī、ai、au、ū 分别为与 a、i、e、o、u 对应的长元音,满文缺少与之对应的长元音,因此《清汉对音字式》中也缺少相应的汉文对音。《同文韵统》以汉字“阿阿”、“伊伊”和“鄂鄂”标记梵文的 ā、ī 和 au。满文阿礼嘎礼字母采用了汉文拼读梵文长元音 ā、ī 和 au 的方式,分别重复一次短元音来拼读各自的长音,罗马字转写为 aa、ii 和 oo。梵文 ai 为 e 的长音,《同文韵统》汉文对音同样采用重复两个汉字的方式以“厄厄”标记梵文 ai,但是满文阿礼嘎礼字母并未采取汉文标音的方式,而是沿用原有满文的二合元音字母 ei 拼读梵文长元音 ai。梵文 ū 为 u 的长元音,与满文 ū 无法对应,满文阿礼嘎礼字母采用 u 和 o 组合的方式拼读梵文 ū,《同文韵统》中的汉文对音作“乌乌”,罗马字转写为 uo。

^① 《清汉对音字式》(qing han dui in dzi si bithe),光绪十六年(1890)聚珍堂刻本,满汉合璧,线装,现藏于北京图书馆、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南京市图书馆和浙江省图书馆。

3. ṛ、ṝ、ḷ、ḹ

梵文 ṛ 和 ṝ 为小舌颤音; ḷ 和 ḹ 为大舌颤音,《同文韵统》分别以“弹舌”和“半舌”标记小舌颤音和大舌颤音,由于在发音时往往可以听到短促的 i 的余音^[3],汉语对音及满文阿礼嘎礼字母均直接与 i 相拼使其近似梵音。梵文 ṛ, 汉文对音作“喇,哩伊切”,满文阿礼嘎礼字母转写为 ri; 梵文 ḷ, 汉文对音作“利,力伊切”,满文阿礼嘎礼字母转写为 li。梵文 ṝ, 汉文对音作“喇伊”,此处以“伊”位于“喇”后表示声音的延长,满文阿礼嘎礼字母采用汉文标音的方式,在 ri 的基础上重复 i 以表示长音,罗马字转写为 rii; 梵文 ḹ 与 ḷ 的情况相同,汉文对音作“利伊”,满文阿礼嘎礼字母转写为 lii。

4. am̐(am̐)、aḥ

梵文 am̐(m̐) 名为 anusvara “随韵”,是辅助性的语音符号,根据其后辅音的不同而变化为相应的鼻音^[1],《同文韵统》中汉文对音作为“昂”。随韵符号在梵文转写中为一点“·”,满文阿礼嘎礼字母借用了藏文字符,于词上方加“。”表示。梵文 aḥ, 名为 visarga “涅槃点”,表示在词尾元音后加一个短促的收音^[4],《同文广韵》中汉文对音为“阿斯”。“涅槃点”在梵文转写中作“˙”,满文阿礼嘎礼字母借用了藏文字符,于字母下方加“。”表示。

二、辅音字母

梵文共有三十四个辅音字母,根据《同文韵统》对梵文 a 的解释“天竺字‘阿’为元声^①,诸字皆根于此。中华字本无此音,故以二字合声读之”可知,梵文的三十四个辅音字母均以元音 a 自成音节来表现。详情请参考下表:

喉音	ka	kha	ga	gha	ṅa
腭音	ca	cha	ja	jha	ña
卷舌音	ṭa	ṭha	ḍa	ḍha	ṇa
齿音	ta	tha	da	dha	na
唇音	pa	pha	ba	bha	ma
半元音	ya	ra	la	va	
啞音	śa	ṣa	sa		
气音	ha				

传统上,梵文的三十四个辅音被分成两类。上表中前五行为“毘声”,共计二十五音,每横行发音部位相同,每竖行发音方法相同;其余八个辅音为“超声”,另外还有一个复辅音。满文原有十九个辅音字母,天聪六年(1632)达海改进满文,为了拼写其他语言借词,又新制了十个特定辅音字母,因此满文共计二十九个辅音字母,有二十三个可以与元音 a 构成音节的辅音字母,其余的需要重新创造。

5. ka、kha、ga 和 gha

梵文 k 为舌根不送气、清塞音 k, 满文 k 代表两个音位,即小舌送气、清塞音 q ‘与舌根送气、清塞音 k ‘,小舌音 q ‘只能与元音 a、o 和 ū 相拼;舌根音只能与元音 e、i 和 u 相拼,均无法与梵文 k 对应。《同文韵统》中梵文 ka 的汉文对音作“嘎”,与《清汉对音字式》中特定字母 g ‘a 的汉文对音相同。因此可知,

① 指十二律中的黄钟。黄钟为万事之本,古人定十二律以黄钟之管为基准,故名黄钟为元声。

满文阿礼嘎礼字母以特定字母中的舌根不送气、清塞音 g' 对应梵文 k。梵文 kh 为舌根送气、清塞音 k'。满文中有两个舌根送气、清塞音,分别为 k 和 k'。满文阿礼嘎礼字母以特定字母 k'a 对应梵文 kha。梵文 g 为舌根不送气、浊塞音 g,与元音 a 组成音节后的汉文对音作“噶”。满文中缺少浊塞音,《清汉对音字式》中满文 ga 的汉文对音也作“噶”。因此可知,满文阿礼嘎礼字母以原有字母系统中的舌根不送气、清塞音 g 对应梵文的舌根不送气、浊塞音 g。梵文 gh 为舌根送气、浊塞音,《同文韵统》中 gha 的汉文对音作“噶哈”。满文阿礼嘎礼字母以舌根不送气、清塞音 g 并在其下加一小圈“。”对应梵文 gh,罗马字转写为 gh。

6. ja、cha、ca 和 jha

梵文 j 为舌面不送气、浊塞擦音 dz,满文 j 舌尖后不送气、清塞擦音 ts,二者无法对应。然而,满文阿礼嘎礼字母以特定字母中的舌尖前不送气、清塞擦音 dz 对应梵文 j。梵文 c 为舌面不送气、清塞擦音 ts,满文 c 为舌尖后送气、清塞擦音 ts',二者无法对应。因此满文阿礼嘎礼字母在特定字母 dz 的基础上于字头加一小圈“。”创制新字 ts' 对应梵文 c。梵文 ch 为舌面送气、清塞擦音 ts',满文缺少此音。因此满文阿礼嘎礼字母以特定字母中的舌尖前送气、清塞擦音 ts 对应梵文 ch。梵文 jh 为舌面送气、浊塞擦音 dz',满文缺少浊塞擦音。因此满文阿礼嘎礼字母在特定字母 dz 的基础上于字尾加一小圈“。”创制新字 dzh 对应梵文 jh。

7. ʈa、ʈha、ḍa 和 ḍha

梵文 ʈ 为舌尖后不送气、清塞音 t,满文缺少此音位。ʈa 在《同文韵统》中的汉文对音作“查”,《清汉对音字式》中满文 ja 的汉文对音作“查”。满文原有字母 j 与新制特定字母中的 j(y) 同为舌尖后不送气、清塞擦音 ts,均无法与梵文 ʈ 对应。因此满文阿礼嘎礼字母在原有字母 j 的右侧加一小圈“。”创制新字 ʈ 对应梵文 ʈ。梵文 ʈh 为舌尖后送气、清塞音 t',满文缺少此音位。ʈha 在《同文韵统》中汉文对音作“叉”。《清汉对音字式》中满文 ca 的汉文对音作“察”,与“叉”的读音相似。“察”,《广韵》作“初八切”;“叉”,《广韵》作“初牙切”。此二字在《广韵》中的切语上字相同证明它们的声母相同,拟音为 ʈ'。ʈ' 为舌叶送气、清塞擦音,可知满文 c 无法与梵文 ʈh 对应。因此满文阿礼嘎礼字母以特定字母中的舌尖后送气、清塞擦音 c' 对应梵文 ʈh。梵文 ḍ 为舌尖后不送气、浊塞音 d,满文缺少此音位。ḍa 在《同文韵统》中的汉文对音作“楂”。《清汉对音字式》中满文 ja 的汉文对音作“查”。“查”与“楂”在《广韵》中的反切均作“侧加切”,可知此二字同音。然而,满文的舌尖后不送气、清塞擦音 j 和 j(y) 均无法与梵文 ḍ 对应,因此满文阿礼嘎礼字母以特定字母中的 j(y)a 对应梵文 ḍa。梵文 ḍha 为舌尖后送气、浊塞音 d',满文缺少此音。因此满文阿礼嘎礼字母在新制特定字母舌尖后不送气、清塞擦音 j(y) 的基础上于 j(y)a 的字尾加一小圈“。”创制新字 ḍh 对应梵文 ḍh。

8. ta、tha、da 和 dha

梵文 t 为舌尖中不送气、清塞音 t,梵文 d 为舌尖中不送气、浊塞音 d,满文 d 为舌尖中不送气、清塞音 t。但是满文阿礼嘎礼字母以原有字母系统中的舌尖中不送气、清塞音 d 对应梵文的舌尖中不送气、浊塞音,另造新字 d' 对应梵文的舌尖中不送气、清塞音 t。梵文 th 为舌尖中送气、清塞音 t',满文 t 也为舌尖中送气、清塞音。tha 在《同文韵统》中的汉文对音为“塔”,《清汉对音字式》中满文 ta 的汉文对音也作“塔”,因此可知满文阿礼嘎礼字母无需另造新字,以原有字母系统中的舌尖中送气、清塞音 t 对应梵文舌尖中送气、清塞音 th。梵文 dh 为舌尖中送气、浊塞音 d',dha 在《同文韵统》中的汉文对音作“达哈”。满文缺少浊塞音。因此满文阿礼嘎礼字母在满文原有舌尖中不送气、清塞音 d 的基础上于 da 的字尾形加一小圈“。”制新字 dha 对应梵文 dha。

9. pa、pha、ba、bha

梵文 ph 为唇送气、清塞音 p'。pha 在《同文韵统》中的汉文对音作“葩”。满文 p 也为唇送气、清塞音,与元音 a 组成音节后在《清汉对音字式》中的汉文对音作“帕”。“葩”,《广韵》作“普巴切”;“帕”,

《广韵》作“普驾切”。此二字切语上用字相同,证明它们的声母相同。因此满文阿礼嘎礼字母无需另造新字,以原有字母中的唇送气、清塞音 p 对应梵文的唇送气、清塞音 ph。梵文 b 为唇不送气、浊塞音 b,满文 b 为唇不送气、清塞音 p,二者无法对应。但是梵文 b 同满文 b 与元音 a 组成音节和在《同文韵统》和《清汉对音字式》中的汉文对音均为“拔”。由此可知,满文阿礼嘎礼字母以满文原有字母系统中的唇不送气、清塞音 b 对应梵文的唇不送气、浊塞音 b。梵文 p 为唇不送气、清塞音 p;满文阿礼嘎礼字母已将原有字母的唇不送气、清塞音 b 对应梵文的唇不送气、浊塞音 b,因此采用蒙古文字母 p 对应梵文 p。梵文 bh 为唇送气、浊塞音 b', bha 在《同文韵统》中的汉文对音作“拔哈”。满文缺少浊塞音,因此满文阿礼嘎礼字母在原有唇不送气、清塞音 b 的基础上于 ba 的字尾形加一小圈“。”制新字 bha 对应梵文 bh。

10. ya、ra、la、va

梵文 y、r、l、v 同满文 y、r、l、v 音位相同。其中梵文 r、l 和 v 与元音 a 组成音节和在《同文韵统》中的汉文对音与满文 ra、la 和 va 在《清汉对音字式》中的汉文对音相同,分别为“喇”、“拉”和“斡”,梵文 ya 在《同文韵统》中的汉文对音作“鸦”;而满文 ya 在《清汉对音字式》中的汉文对音作“雅”。《康熙字典》^[5]中“鸦”与“雅”均为“于加切”,可知此二字读音相同。因此,满文阿礼嘎礼字母无需创造新字,均以原有字母系统中的 y、r、l、v 对应梵文的 y、r、l、v。

11. śa、ṣa、sa、ha

梵文 ś、s 分别为舌面前和舌尖前的清擦音 ç 和 s。满文 ś 与 ṣ 分别为舌尖前清擦音与舌尖后清擦音 s 和 ṣ。梵文 śa 在《同文韵统》中的汉文对音作“沙”,与《清汉对音字式》中满文 śa 的汉文对音相同,可知满文阿礼嘎礼字母以原有字母系统中的舌尖后清擦音 ṣ 对应梵文舌面前清擦音 ś。梵文 sa 在《同文韵统》中的汉文对音作“萨”与《清汉对音字式》中满文 sa 的汉文对音相同,因此满文阿礼嘎礼字母,以原有字母系统中的 s 对应梵文 s。梵文 ṣ 与满文 ṣ 同为舌尖后清擦音,但满文阿礼嘎礼字母将原有字母系统的舌尖后清擦音 ṣ 用来对应梵文的舌面前清擦音 ś,因此在满文原有字母 ṣ 的左侧再加一小撇“'”另造新字 ś 对音梵文 ś。梵文 h 为舌根清擦音 x。满文 h 代表两个音位,即小舌音 χ 与舌根音 x,小舌音 χ 只能与元音 a、o、和 ū 相拼,舌根音只能与元音 e、i 和 u 相拼。因此满文 ha 的国际音标为 χa,与梵文 ha 无法对应,满文新制特定字母中 h' 为舌根清擦音可以对应梵文 h。但《清汉对音字式》中满文 ha 和 h' a 的汉文对音同为“哈”,与《同文韵统》中梵文 ha 的汉文对音相同。满文阿礼嘎礼字母以原有字母系统中的小舌清擦音 h 对应梵文的舌根清擦音。

12. ṅa、ñā、ṇa、na 和 ma

梵文 ṅ 为舌根鼻音 ŋ。满文的舌面后鼻音为 ng,但是只在存在词中与词尾形式,无法与梵文 ṅ 对应。因此满文阿礼嘎礼字母创制新字在元音 a 前加一小圈“。”对应梵文 ṅ。梵文 ñ 为舌面前鼻音 ñ,满文中缺少舌面前鼻音。《同文韵统》中 ñā 的汉文对音作“尼鸦”,而《清汉对音字式》中以 niya 的汉文对音作“尼雅”,。《康熙字典》中的“鸦”与“雅”同为“于加切”,可知“鸦”与“雅”同音。因此满文阿礼嘎礼字母以《清汉对音字式》中的满文“切音双字”niya 对应梵文 ñā。梵文 ṇ 为舌尖后鼻音,满文中缺少卷舌鼻音。因此满文阿礼嘎礼字母以 t 的字中形式并将左侧圆圈涂实创制新字 ṇ 对应梵文 ṇ。梵文 n 与满文 n 同为舌尖中鼻音;梵文 m 与满文 m 同为双唇鼻音,因此满文阿礼嘎礼字母无需创造新字,均以原有字母系统中的 n 和 m 对应梵文的 n 和 m。

13. k ṣa

梵文 k ṣ 为复辅音,与 a 组成音节和在《同文韵统》中的汉文对音作“嘎刹”。满文缺少此音,因此满文阿礼嘎礼字母以特定字母 k 加舌尖后清擦音 ṣ 与 a 构成的音节来表示复辅音 k ṣ a。

三、结语

通过以上对满文阿礼嘎礼字母的分析可以得知:

第一,满文缺少长元音字母,梵文元音字母则有长短区别。汉文对音以重复两个汉字且第二个汉字字体稍小的方式标记梵文长元音。满文阿礼嘎礼字母采用汉文标音的方法,以重复各自短元音的方式拼读梵文长元音,如 aa、ii 和 oo 等。对于梵文特殊元音 r 、 \bar{r} 与 l 、 \bar{l} ,满文阿礼嘎礼字母将其用作辅音,与元音 i 拼合发音,虽改变了梵文元音的性质,混淆了元音与音节的差别,但是便于理解和使用。

第二,梵文共有八个浊音音位,满文原有字母系统缺少浊音音位。满文阿礼嘎礼字母多以原有字母和特定字母中的清塞音对应梵文的浊塞音,如以原有字母系统中舌根不送气、清塞音 g 对应梵文的舌根不送气、浊塞音 g;以新制的特定字母中舌尖后送气、清塞擦音 c' 对应梵文舌尖后送气、清塞音 t h。

第三,梵文辅音 gh、jh、 \bar{d} h、dh 和 bh 均为送气音。gha、jha、 \bar{d} ha、dha、bha 在《同文韵统》中的汉文对音均由其相应的不送气浊音的汉文对音加“哈”字构成。满文阿礼嘎礼字母采用了汉文对音的方法,均在其相应的不送气浊音字尾右侧加一小圈“。”表示送气。

后金天聪六年(1632),清太宗皇太极命达海改进老满文后,满文的字母系统已经相当完善。满文阿礼嘎礼字母的创制并未打破满文已有的字母系统以适应梵文的字母系统,而是在已有字母的基础上有增加、有修改。这种增加和修改造成了满文阿礼嘎礼字母与梵文字母间的发音方式不分,发音部位难辨等困难。然而,满文阿礼嘎礼字母的创制不仅促进了民族之间的交流,同时对以满文转写其他民族语言提供了帮助。

参考文献:

- [1] 罗文华. 乾隆时期满文阿礼嘎礼字研究——从《同文韵统》、《大藏全咒》到满文《大藏经》[J]. 燕京学报(新十七期) 2004.
- [2] 罗文华. 满文《大藏经》藏传佛教绘画——兼及尊神名号中的满文阿礼嘎礼字[J]. 故宫博物院院刊 2003 (2).
- [3] 施坦茨德. 梵文基础读本[M]. 季羨林 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6.
- [4] 聂鸿音. 论八思巴字梵语[J]. 民族语文 2011 (2).
- [5] 汉语大词典编纂处. 康熙字典[K].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7.

Origin of Manchu *ālikāli* Letters

WANG Di – fei

(Manchu Language and Culture Research Center,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The *ālikāli* letters in Manchu is a kind of letter system created for spelling Sanskrit Buddhist scriptures and incantation. Research on Manchu *ālikāli* letters can provide conveniences to read Manchu Buddhist scriptures' documents, and is of significant importance to Manchu study in Qing dynasty.

Key words: Sanskrit; Manchu; *ālikāli*